

莲子清如水

◎孙苗(河南平顶山)

小楫轻舟,梦入芙蓉浦。
荷花亭亭,那高高低低的一抹娇红,像盛大宴会开始前,掌起的盏盏灯火。莲叶田田,弥漫那一方水域,盛着大碗大碗晶莹剔透的雨,在微风里飘忽摇曳。好友与我,各自抱着一杯蜜雪,沉醉在这片荷塘。

踱步夕阳,误入了藕花深处,也惊起一滩鸥鹭。眼前闪现一块文化牌,上书:莲可清心,清心则廉。好友笑称,可带你来对了地方,现场接受廉洁文化教育。我不甘示弱:搞清楚,我是纪检人,是我带你来接受廉政教育啊。我们彼此不服,于是比试谁更有文化,从“采莲南塘秋”到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,从李苦禅的笔墨到朱自清的荷塘……“可我还是最爱周敦颐那119字的散文呀。”好友猛吸一口柠檬水。是啊,《爱莲说》是刻在中国人DNA里的“背诵全文”。

“濯清涟而不妖”,是堂堂正正的姿态;“中通外直,不蔓不枝”,是磊磊落落的品性;“香远益清,亭亭净植”,是清清白白的本心;“不可亵玩”,是独善其身的风骨。这是荷花的品格,也是君子的风范。正如孟浩然所言,“看取莲花净,方知不染心”。

前年仲夏,母亲重伤入院,从监护病房转入普通病房的那日,恰逢“九一八”事变90周年纪念日,城市上空呼啸着刺耳的防空警报。邻床的老爷爷忽然用家乡

方言悄声问我:同志,解放了没?我以为自己没听清,结果他一字一顿地把那个问题重复了一遍。我心想,这老头儿怕是脑子有病吧。转念一想,母亲所在的神经外科病房住的可不都是“脑子有病”的患者嘛。于是,我也用方言,以同样的分贝凑到他耳旁说:爷爷,早就解放了呀,成立新中国了。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待磁共振归来,老爷爷手舞足蹈地向护理人员转述我之前的回答,有点语无伦次。一位男士自称是老爷爷的女婿,他说,老爷爷与洪学智上将同村,早期活跃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,参加过抗美援朝、对越自卫反击战。后来,老爷爷当了几十年的村支书,带领村民发展集体经济,直到股骨头坏死,卧床不起才卸任,近两年又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。前几年国家统计局,家人才发现他那一摞压箱底的军功章。

呵,这不就是深藏功与名的张富清式老英雄吗?我一时激动,奈何身边除了药品并无贵重之物,只好把亲戚探望带来的莲子送给老爷爷,以表敬意。老爷爷眼神里是说不清的情绪。那位男士解释道,老爷爷之前就是屯田种藕带领村民致富的,那是他的半生心血。

得知母亲与老人同宗,我们熟络起来。老人清醒的时候,给我们讲大别山诱敌深入杀鬼子,

讲那些牺牲在异国他乡没有名字的战友,讲受到迫害也要保全社员的粮食,讲宁愿子女饿到昏厥也不曾向组织开口,讲不施化肥且结藕又多又长……彼时,老人刚做完脑瘤手术,口齿不大清晰,但他讲的每件事都令人着迷。我提出要帮老人写传记,记录他走过的崎岖坎坷又波澜壮阔的路,被他拒绝了,理由是“我们这些老家伙当初要走这一遭,为的就是后人不再走这一遭”。

从那以后,每每睹得芙蓉开,我就觉得,生活里那么多的寒汀落雁、枯藤昏鸦,未免太过伤感,鸡毛蒜皮、职场沉浮,又太过小家子气,而那位老将军身上如莲的秉性,让人自愧不如又心向往之。当一个人不再纠结于场面上的宏伟,当一名党员沉淀于为半亩方塘添砖加瓦,心平气和地直面困顿、贫寒甚至甘当垫脚石,这样的莲心,才能熬得住琐碎的柴米油盐,经得起糖衣炮弹的诱惑吧。

“所以,你的廉洁文化教育主题是,人生当如荷,一开一落,纵有七窍玲珑心,却也食得人间烟火,心如世上青莲色。”好友抢先总结陈词。

“好一个‘心如世上青莲色’!还是你最有文化。”我朝她笑笑,如释重负。

风乍起,莲香浮动,天地清幽,似乎整个煤城都柔软了一些。

姥姥的支付宝

◎刘克敏(河南平顶山)

“乖乖,你下班回家一趟吧!我找你有事儿。”正在上班的我突然接到了姥姥的电话,姥姥语气严肃,我心里有点儿忐忑,难道是出了什么事?

一进家门,就看到姥姥气呼呼坐在沙发上,二舅在旁“谄媚讨好”。我满心疑惑,二舅冲我使了个眼色,我赶忙问:“姥姥,叫我回来有什么急事吗?”姥姥这才缓了脸色:“乖乖,你来给姥姥手机整一个付钱的东西,就是能自己用手机交钱那个。”我一惊,姥姥不会被电信诈骗了吧。

“姥姥,您是不是想要一个支付宝啊?”

“对对,就是这个宝,你给我整一个。”

“您要这个干啥?”

“你二舅不靠谱儿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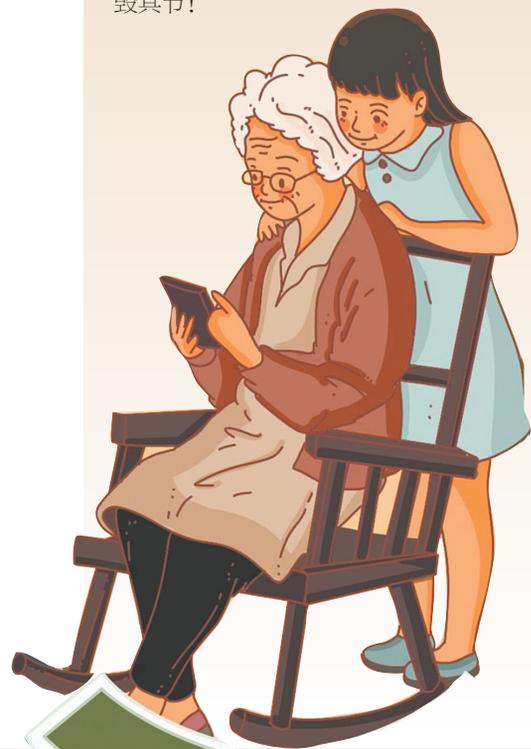
听了二舅的解释,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姥姥退休多年,年纪大了,党费一直委托我二舅交。最近二舅工作忙给忘了,还没来得及补上就“东窗事发”。姥姥说,她自1986年入党以来,从来没迟交过党费,老了老了却“晚节不保”,气得又瞪了我二舅一眼。

二舅试图狡辩:“补上就行了!你看这两个月没交不也没人发现吗?”姥姥更生气了,抄起痒痒挠就要打二舅:“及时交纳党费,是党员的义务!等我有那个宝,我自己交!”我赶紧上前,帮姥姥注册了支付宝,并指导她亲自操作补交了党费,姥姥这才松了一口气,露出了满意的微笑。

看着缩在沙发上委屈的二舅,我忍俊不禁:“不就是迟了几天嘛,搁得住生这么大的气吗?”

姥姥摇摇头说:“这不是搁不搁得住的问题。我刚退休的时候,因为手续没办好,党费少交过一段时间,也没人提醒我。后来才知道,是我带过的徒弟帮我把党费交了。这可是违反纪律的大问题!我赶紧去单位补交了党费,并麻烦支部书记把党费退回给我徒弟。姥姥这一辈子啊,清白做人,干净做事,工作上退休了,但是共产党员的身份可永远不会退休!”

我突然百感交集,姥姥的认真并非小题大做,而是恪守规矩必不可少的一道防线。作为一名年轻党员,我要向姥姥学习,坚守底线,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,都不改其心、不移其志、不毁其节!



夏游汝江禅寺

◎郭明远(河南平顶山)

季夏雨后,碧空如洗,驱车前往宝丰县赵庄镇汝江禅寺。

汝江禅寺(又名水泉寺)位于北汝河南岸、赵庄镇范庄村(现名范庄村)东200米处。北汝河又名汝江、汝海、汝河,故该寺名曰汝江禅寺。

车子行至范庄村南的东西大道,便远远望见汝江禅寺静静端坐在路北的绿野中;林荫路上,几位虔诚的香客携着香裯,从我们身边匆匆而过;树丛中,不时传出的声声蝉叫、啾啾鸟鸣,那时高时低的声音,如在鼓瑟吹笙;清风徐来,枝影晃动,令人心旷神怡。清幽的景色,使我不禁想起唐代诗人常建的诗句:

“清晨入古寺,初日照高林。曲径通幽处,禅房花木深。山光悦鸟性,潭影空人心。万籁此俱寂,但余钟磬音。”

“这个寺院始建于东汉末年,兴盛于唐,至明代宣德年间,占地百亩,有僧尼、居士300多人,殿堂、寮房300间,庵堂一处,塔林一处,牌坊三座……”朋友边

边走边说,原先北汝河很宽,因河而名的汝江禅寺也吸引了四方的文人雅士、善男信女,驾着舟楫,乘着车马,前来观光朝拜。一时间,这里呈现出“舟楫塞于江,车马堵于途”的壮观景象。

眼前的汝江禅寺是1993年在原址上新建的,坐北朝南、三进式建筑风格,占地约5202平方米,灰墙红瓦,飞檐斗拱,雕梁画栋,古色古香;寺门外端坐着两头栩栩如生的狮子,门楣上镶嵌着“汝江禅寺”金色大字;跨过门槛,步入前院,雄伟的殿堂,整齐的寮房,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;沿着寺内南北通道来到内院,林立的碑刻和塔林矗立在松柏下,东西寮房南端是钟鼓和鼓楼。刚走几步,清脆的木鱼声、清澈的磬声,和着悠长的诵经声从禅房内飘然而出,心中的烦躁顿时化为一潭静水。

来到汝江禅寺,自然要看汝江。拾级而上,凭栏临风,举目四望,蓝天白云下,汝河水从西奔腾而来,如一条银龙匍匐在葱绿的大地,穿行于宽广无垠的田野阡陌;河岸两旁大大小小的村舍如

千年古藤上结出的绵绵瓜瓞;河北岸远处是眉山(又称小峨眉),宋代苏轼称这里“青山玉蹙,汝水涛涛,钟声声声,禅意浓浓”,后来,苏轼、苏辙的遗骨和苏洵的衣冠皆葬于此,即现在的三苏园;寺南是中国魔术之乡赵庄镇,唐代白居易“心仪汝江乐土,佛刹天籟(即汝江禅寺),比邻而建乐天寨(乐天故居)”。元代塔里赤在官衙村处理军民矛盾,恋其美景,嘱托后人将其葬于官衙村南三堆山之阳,塔里赤墓碑至今仍矗立在官衙村西南的田野上……

静谧中,一桩桩故事翩然浮现,在我眼前和耳畔一掠而过。蓦然间,我仿佛听到了子在川上曰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的喟叹,又听到了苏轼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的绝唱,在汝江禅寺上空回荡。

夕阳西下,倦鸟归巢。我们离开了汝江禅寺,但那碧波荡漾的汝河水,那庄严静穆的寺院,那余音缭绕的磬钵声,那心中难得一息的平静……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,使我惊醒,催我奋进。

